

德韶尔与海德格爾的技术思想比较研究

王飞 刘则渊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110006;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116023)

摘要:20世纪上半叶,德国技术哲学界出现了两个令世界学术界瞩目的人物,德韶尔与海德格爾.他们从不同传统对技术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思考,把技术哲学的讨论带向了深入.这两位同时代人物的代表作《关于技术的争论》

和《技术的追问》都被纳为技术哲学中少有的几部经典之列,分别属于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也

是理性主义技术哲学和存在主义技术哲学的代表作.对两人的技术思想及其各个方面加以比较,对于今天分析现代

技术这一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引起的复杂社会后果,深入揭示技术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德韶尔;海德格爾;技术哲学;技术的本质

德韶尔和海德格爾,是德国技术哲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之后,进入20世纪上半叶发展时期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的技术思想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因此是任何一个后来者探讨整个技术哲学史都不可忽视的人物.对这两位人物的技术思想颇有必要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是因为这两位人物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虽然身份不同: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哲学家,但都对同样的技术对象进行了形而上学分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且围绕技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思想交锋.

他们二人的代表作《关于技术的争论》和《技术的追问》,堪称技术哲学的经典之作.就二人的技术思想整体而言,由于形成的传统特征不同,被分别奉为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又因为依据的哲学理论各异,被分别称为理性主义技术哲学和存在主义技术哲学.从两位的技术思想细节来看,都对技术进行反思却表现为不同的态度:一个对技术持颂扬与乐观的态度(德韶尔),一个对技术持批判与怀疑的态度(海德格爾);都追问技术的本质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个认为技术是理念的实现(德韶尔),一个把技术视为存在的解蔽(海德格爾);对于人在技术中的作用,在语言表达上颇为相近,实质上却不同:一个声称技术不是人创造的,而是人对预先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方案的发现(德韶尔),一个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解蔽,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海德格爾),等等.不难看出,两人的技术思想晦涩诡秘,却博大精深,对此加以比较,对于今天分析现代技术这一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引起的复杂社会后果,深入揭示技术的本质,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

1 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对于世界特别是对于德国来说,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在

此期间既有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也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造成灾难性破坏后果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同悲观主义思想共同以极其显著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世界及其未来的看法.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以及关乎人生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一概引起人们的深度关注和认真思考,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因为在原则上这两个问题基本上从属于一个问题.时势造英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海德格尔和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工程师德韶尔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发展的年代里.

德韶尔(Friedrich Dessauer,1881~1963),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工程哲学讨论中最杰出的人物,理性主义技术哲学的代表,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德韶尔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他少年时代就对当时科学界的最新发现——X射线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将一生中的主要精力和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寻找更高能量的X射线,探索这些射线的生物学作用以及这些射线在肿瘤治疗方面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使他赢得了国际声望.此外,他在商业和政治实践中也是很成功的,直到希特勒上台.1934年由于与希特勒的公开对抗,被迫流亡海外.战争结束后,他又重返祖国,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普朗克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晚年虽然

2

他长期遭受X射线实验所导致的癌症的折磨,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进行了系列讲座和有规律的报告.生活对他来讲常常是充实和幸福的.直到1963年病逝.他一生发表了80多部作品,在物理学,工程技术,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和宗教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技术文化》(1908),《技术哲学》(1927)到《关于技术的争论》(1956)以及《普罗米修斯与世界的非完美性》(1959)等一系列技术哲学论著的问世,是他从形而上学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持续理性探索的努力的结果.关于技术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技术的争论》一书中.此书在1927年以《技术哲学》(三章200多页)为名发表了第一版,1956年德韶尔鉴于本书有关技术本质的观点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对自己30多年前的思想进行了补充,对自己的基本思想进行辩护,并更名为《关于技术的争论》(六章400多页)发行了第二版,足见他本人对其思想的重视.

德韶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同他从事X射线医疗技术发明的活动密切相关.因为X射线并不是人创造发明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天天同现实的技术世界打交道,他仍然认为,类似于X射线技术的发明不过是寻找预先存在的一种解决方案,使隐藏在自然界的東西如X射线再现出来,发明就是发现上帝创世时预设的东西;虽然他自身健康受到X射线的摧残,但他从X射线治疗肿瘤的前景中,依然对技术惠及人类的不断进步和未来景象充满乐观精神.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与德韶尔不同,海德格尔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在近代哲学史被称为具有"哥白尼式转向"意义的哲学家.然而他的一生同德韶尔相比显得坎坷不平(应当说这里面也有思想和心理的因素).从年轻时的求学(大学时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被迫退学,返校后又因费用问题焦头烂额),到接下来的求职(教授职位往往与他有因无缘,多次降临到他面前却又不可得)甚至个人的婚姻(因与异教徒结婚而阻力重重)都不尽人意.后来在胡塞尔的影响和大力帮助下不仅学术思想突飞猛进并获得教授职位,却又因哲学观点的冲突不得不分道扬镳.纳粹时期侥幸荣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宝座,却又成为他一生的阴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1年的六年时间里他被禁止登上讲台,后来被授予荣誉教授职位以后,也是偶尔讲几次课.1959年退休后虽多次出国讲学并主持过讨论班,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幽居在托瑙堡深山的小屋子里,深居简出,直到1976去世.不过他一生论著更是娇人,从他的大作《存在与时间》(1927)到《林中路》,《形而上学导论》,《演讲与论文集》,《面向思的事情》,《泰然》,《走向语言之途》,《尼采》,《技术与转向》,《路标》,《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等每一部著作的问世都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关注,甚至是轰动.从他的著作名称中,我们几乎看不出"技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只是发表过一篇论文《技术的追问》(1953),后来这篇论文与过去未曾发表的论文《转向》一起合集出版以《技术

与转向》(1962)为题,正是这部著作受到技术哲学界的关注,被列为技术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甚至在国际上引起了比其他技术哲学家更大的反响。这里,从技术的"追问"到"转向",并不是指他在哲学上的"技术转向",而是他从只追问技术的危险"转向"探寻技术对危险的解救。更确切地说,这标志着他技术思想的"转向",技术的本质倾向于危险,但危险中又隐蔽着转向的可能性,从危险可能突然转向辙离危险,因为那里存在着危险,那里就已经存在着解救力。技术的本质既是危险又是解救这一思想,使海德格尔同"技术恐惧论"划清了界线。

2 相同的对象,不同的哲学

德韶尔与海德格尔两人都对技术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并在差不多同一时代取得了各自方向上的标志性成果,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研究范式和基本态度的不同,引起观点的分歧和沟通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当代技术哲学家拉普(Friedrich Rapp)在《分析技术哲学》(1978)一书中把德韶尔与海德格尔分别列入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技术哲学大抵也反映了这一状况。而在该书中文版所载题为"技术哲学"(1982,为美国《当代哲学新概览》所写的一篇综述)的附录中,把德韶尔与海德格尔分别当作工程科学的和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的代表,则更能表现二者思想的特色。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把整个技术哲学分成两个流派或传统:工程学的技术哲学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3

"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始于为技术辩护,或者说始于分析技术本身的本质——它的概念,它的方法,它的认知结构和客观表现。然后,它致力于发现人类事物中到处体现出来的自然,并且实际上试图用技术来解释非人世界和人类世界。工程的技术哲学甚至可以称为技术的哲学,它用技术的依据和范型来追问和评判人类事物的其他方面,从而加深或拓广技术意识。相反,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可以称为解释学的技术哲学则力图洞明技术的意义——它同非技术的东西:艺术和文学,伦理和政治,宗教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是,它处置人类世界的非技术方面,考察技术如何可能(或者不可能)适应或者响应之。它致力于评价人类经验的非技术方面,动用非技术准则来追问技术,以此来增强对非技术东西的觉悟。人文的技术哲学指哲学家和其他人认真地把技术看做反思题材——从某个非技术的观点——的努力。并把德韶尔与海德格尔分别纳入了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基本上能反映二者不同的思想进路。

颇有意思的是,法国学者戈菲(Jean-Yves Goffi)在《技术哲学》(1988)这本入门书中,根据前人把海德格尔区分为海德格尔第一和海德格尔第二的看法,提出海德格尔第一跟德韶尔的技术思想一样,技术无论是被视为理念的实现,还是作为一种存在的解蔽,都属于技术现象学范畴;而海德格尔第二的技术思想,是一种对技术的批判性审视。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把德韶尔基于工程科学的技术哲学和海德格尔基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从哲学基础上分别作为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技术思想代表加以比较。

我们先来看一下德韶尔。在他重要的技术哲学著作《关于技术的争论》一书中,他从关注世界对技术的争论开始,进入到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本人思想的最重要体现)对技术本质的探讨,然后谈到宗教和神学的观点(对"理念"这一唯心主义概念进行了神学方面的补充),技术对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重要的,甚至是优先的影响和作用,并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技术思想进行了述评,最后表达了他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看法。在该书的核心部分即第二章,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寻求哲学的支持,接下来给出了,人的技术创造能力,技术客体的特征,技术的历史特征,技术发展的动力,最后通过技术发明进入到技术的本质"技术是通过目的性导向以及自然的加工而出现的理念的现实存在。"(前面已讲到德韶尔关于技术发明的定义主要着眼于技术的发生学或技术发明得出的,更重

要的是他为技术找到了哲学基础)。因此,我们讲虽然他对技术进行形而上学探讨在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流派中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他思考的对象和得出的结论仍然都是从"内部"对技术本身的本质入手的,他对技术进行辩护的企图更是溢于言表。

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对技术的哲学思考附属于他的哲学主题——一人的生存,即现代人类的命运问题。(德韶尔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乐观主义态度,使他最终不能完全领会海德格尔的思想。)他把技术思考为人的存在方式,将技术时代区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以往人的技术活动置于大自然中,并同自然相契合,而现代技术行为却迥然不同,它要求大自然向它交出其所蕴藏的东西。因此,他对现代技术持批判的态度。尽管他认为把现代技术诅咒为恶魔或盲目地推动现代技术都是同样错误的,但阅读他的文字我们无时不感到甚至比魔鬼更强大更可怕的力量笼罩着我们,压迫着我们甚至不能呼吸。现代技术处处都是危险,人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其本质生存。海德格尔从对流行观念的批判开始,继之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的诠释,从而引出他关于技术本质的规定,不经意间落入了现代技术的魔圈之中。当我们惊魂未定,战战兢兢之时,海德格尔又站在路的尽头若隐若现如幽灵般招引着我们前行,走出此深渊。

《技术的追问》一文虽然晦涩难懂,却让我们如饥似渴,欲罢不能。他对现代技术的刻画曾使我们如临绝境,但是,哲学家的智慧,诗人的灵性,使他从艺术作品和诗歌中去寻找出路,让人们于危境中看到了拯救的希望。可见,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思想,并非技术恐惧论。不过其思辨语境晦涩难懂,艰深莫测,以今日语境进行解读与诠释格外困难,也难怪持对立立场,且同是充满思辨色彩的德韶尔也不能对他充分理解。

由此我们看到一位工程师的技术研究的哲学转向,一位哲学家的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二者走入技

1 (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出版社,1999. 62-63

4

术哲学领域,看似殊途同归,然而二者实际在哲学上却分道扬镳,互不理解。

3 相似的追问,深刻的分歧

荷兰学者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在《技术与未来》(中文版书名为《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依据德韶尔的《关于技术的争论》中"存在主义哲学家视野中的技术"一章内容,从德韶尔分析海德格尔技术观的见解,对两人的技术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德韶尔以自己的技术思想去解读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却未能真正理解海德格尔,甚至是肤浅的解释。其实并非如此,德韶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分歧,不是能否理解或理解是否肤浅,而是理解背后的哲学基础上的不同而无法沟通。反过来说,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也不可能理解理性主义者德韶尔。正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对技术的相似追问,导致一系列观点上深刻的分歧。

对技术进行形而上学的探索,追问技术的本质,是德韶尔和海德格尔共同的努力方向,但两人追问技术的出发点和目的却并不相同。作为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德韶尔来说,他讲技术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发掘技术的本质,来解答技术发明是如何可能的。他把技术定义为,"技术是通过目的性导向以及自然的加工而出现的理念的现实存在。"

5

关于这个定义1明显的在逻辑思路上是以前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为导向的。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放之万物而皆准的四种原因用来说明技术,自然物就是生成技术的质料因,技术人员的设想和加工是动力因,人的需求和愿望是目的因,形式因这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事物的最本质规定,在德韶尔这里同样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它源于理念。"理念"这个词正是他思想的亮丽所在,他使用这个词利用了认识论方面的古典思想,包括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是西方唯心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合成。他要表达的是,这些"理念"不是人创造出来,想象出来,设计出来的,它是在技术实现之前就先天的,本来的存在。存在于全知的上帝精神之中,包含在上帝创造世界的计划之内,而

技术是这一计划的实现,是人受上帝之托对创世的继续。

在唯心主义一神学世界观框架下,出于提高技术及其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德韶尔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王国"思想.我们知道康德在批判时期著有三部大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著作分别论述了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人的意志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以及自然的必然与人的自由的沟通是如何可能的三个问题,从而从真(认识论),善(道德),美三方面建立了一个完整批判哲学体系.德韶尔将康德论述的这三大批判称为三个王国.他认为康德只成功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部分问题,然而却忽略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起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技术现象,因而康德的理论找不到理解当今世界的新出路.所以必须对康德的三个王国理论进行拓荒,进入技术的领域——第四王国.德韶尔认为,在康德那里现象界与物自体是分离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王国,科学王国和道德王国,第三王国企图弥合这种分裂.以"先验的"实在作为根据的审美活动,它联系对象的形式,是一种形式的合目的性.以"先验的"实在为根据的美与客观对象产生某种联系,产生愉快.现象中的自由是美.但是审美活动与"先验"的实在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缺乏自然规律性作为基础.自然现象或者说现象界因果联系发挥决定性作用,或者说以自然规律为基础.但是自然界本身没有目的,目的性是人解释进去的.二者或者仅具有符合规律性的一面,或者仅有目的性的一面,都是欠缺的,不能实现自由和必然的统一.而技术恰恰是自然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体,因而具有沟通两个王国的功能.这样,德韶尔认为自己成功地回答了康德自己提出的但没有成功回答的两个王国的割裂问题.德韶尔指出:"在康德的设想中两个王国是割裂的,然而如何统一这种分离 康德自己留了一条后路,第三王国将两个王国联系起来 然而在康德的王国里,对世界三分法不够,必须引入第四王国".(第164页)

2

"第四王国是指全部已存的解决方案形成的总和.这些方案的形成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发明过程中获得的.在本书的第一版里被称之为王国,尤其是根据康德的划分我将其称之为第四王国".(第159页).也就是说,这个"第四王国"是指一个可能的领域或先验的技术王国,在这个王国内可以找到技术的解决方案或可能形式.第四王国为技术提供了基础和模本,是技术产生的前提.概括起来,第四王国具有以下特点:1.先验性.它先于人而存在,不是人的精神产物,仅仅被人的精神所触及而被感知.2.预成性.与它的第一个特点相联系,技术的解决办法,技术客体的构造是既定的,是已经存在的,只不过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这既为现实技术的发明提供解决方案,同时也构成了对技术的限制.也就是说现实技术的发展必须以这个王国中存在的形式为样板,超出这个王国之外技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3.开放性.限制性(由预成性所内含的)虽然内在地决定了具体技术的形式,但它并不能现实地决定某项技术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某项技术以什么样方式发生.可能性永远高于现实性.这个可能性王国对现实性来说是无限大的,因此并不构成技术实践活动的限制.

于是技术发明的过程,就是技术人员经过内在构想从第四王国中选择已存的解决方案,并使之现实化的过程."技术的最初形成即'发明'(Erfinden)就是在思想中获取'理念世界业已存在'的解决方案,进而借助人工手段使其得以实现.在他看来,发明并不是人类的真正创造,人类所

1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234

2 2 3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164, 155, 165

6

能做的只不过是寻找一种已存在的解决办法,将已存在的可能变为现实.技术人员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接生婆的工作,"这样发明者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中介,通过这个媒体已经存在的理念找到了通向现实的道路."他通过分析自然物(树)与技术物的同与不同,来强调技术发明的这一先验本质.相同点是无论是开花的树(自然物)还是发明制造出来的物体,人都能够感

知,但这里所指的感知仅仅是对它们的表象的感知.事实上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开花的树的本质中并不包含着人的活动,而发明的本质不一样,物化的过程中渗透着人的活动.什么意思呢 在第四王国的物质中最本质的是渗透了人的活动.也就是说,在外部世界,技术发明的物质就像一棵树一样可以被感知,但却不同于对自然物的感知,它是一种重见,而且是一个第三者的重新被发现.¹

德韶尔关于发明本质的这段话的意思是,第一,我们只能对自然物进行物理描写,却无法知道它的最后根据,即康德所说的无法认知的"物自体".这里德韶尔承认了康德.但是,第二,发明与此不同,因为技术产品是人自己制造的,所以我们能不仅能从现象上认识而且能把握其本质,触及"物自体".这里德韶尔又超越了康德.后文在对第三者的解释中,德韶尔又特别突出了这一点.毕竟,突出技术的形而上学功能是他全部技术哲学的核心点.第三,技术发明活动有三个要素:人(发明者),技术理念,产品(发明成果).所谓重见,就发明过程来说,第一次先见到理念,也就是发明者进行构思,发现技术理念;接着是理念的具体实现,也就是第二次见到具体理念的现实化,即再次看到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相对于我们看到的天然的自然物和发现的技术理念(分别为第一,第二者)而言的,即将理念变为现实的技术产品.

这样德韶尔通过他的独特的技术发明的思想,轻而易举的将被知识界和哲学界一贯认为是一项卑贱的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的最巅峰——与物自体相遇."今天,当人们谈论所谓'哲学的技术转向'时应该追溯到德韶尔的努力.²,由此德韶尔也解答了由康德划分的却不能统一的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统一问题.

技术王国作为第四王国是否成立,能否同科学王国,道德王国,艺术王国并驾齐驱,至少在三层意义上是成立的.首先,在最起码的量的意义上,它强调技术实力之强大,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世界,可以称为一个王国.其次,在社会实践功能上,技术具有与其他三个王国特别是至少具有与科学王国同等重要的位置.最后,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在追求与物自体的联系上,超越了自然科学,认识了物自体;同时又取代了美学,弥和了科学王国和道德王国的分裂,实现了认识和实践,知识和道德,自然必然性和人的自由的统一.这样,应该在什么高度上,以何种方式,怎样看待技术王国,就被设定了基本的平台;而且技术活动实践被纳入了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技术活动的道德价值被认为技术内在本质的要求.

德韶尔从形而上学的高度为技术奠定的哲学基础,其意义不啻于当年康德为科学恢复被破坏了的哲学基础所做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德韶尔的技术哲学被赋予理性主义代表或工程科学传统典范的崇高位置.他的思想受到了基督教思想家的特别欢迎.但恰恰是德韶尔思想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神学成分,或者说他在认识论方面的最基本的假设,引起了最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这些批评来自于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我们认为,应该批判继承的态度肯定其努力的方向和思想的进程,而扬弃其结论——抛弃其先验唯心主义和神学世界观,而发扬其关于技术构思先于技术发明,技术发明是经人构思后的技术的解决方案外化的思想,因为其关于发明的关键在于先于发明的构思这一见解,恰恰是德韶尔技术王国思想的合理内核.

对于海德格尔,追问技术的本质,是为了揭示现代人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即揭示现代技术在根本上逼迫人危害人的隐蔽的联系,从而期待一种真正的人的自由.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他开宗明义道"我们要追问技术,并希望借此期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³

1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164,155,165

2周昌忠,技术的哲学本质, http://phil.zju.edu.cn/communion/meeting/2001_9/paper2_5.asp

3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 924

技术观念有两层基本的内涵:一,技术是和目的的工具,二技术是人的行为.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流行的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它不能向我们显示技术之本质.在这里海德格尔要表达的是,这种工具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过于简单和肤浅,它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即通过人的简单的行为的改变就可以获得技术的解放.如果这种思想占居人的思想的统治地位,人就会飘飘然,迷失了方向,不去思考真正的东西,错失了实现转变的历史时刻,而这正是危险所在.也就是说时代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引起的未思状态.因此他要做的是警钟长鸣,从思想的深处引起人的震撼,甚至是思想的彻底转变.形而上学与现代技术一起成为他批判的对象."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技术转变为现代技术的过程,也是形而上学走向完成的过程.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技术之为技术的东西或者说传统的形而上学对世界的"技术型"解释由来已久,只是到现在才展现为现代技术这一历史形态.海德格尔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技术的审视,同样使技术处于一哲学的核心地位.正是从这个角度吴国盛教授认为海德格尔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并把他视为使哲学真正发生"技术转向"的哲学家.

回归的道路就是回到思想的源头古希腊,还事物以本来意义.因此对技术之本质的探求找到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成为他思想的起点.由此而来他得出关于技术之本质的规定,"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 $\alpha\lambda\eta\theta\epsilon\tau\alpha$ 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首先我们应当明白,解蔽,是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的带出.这样一种带出或解蔽乃是产出,即 $\pi\alpha\rho\iota\delta$,不仅是手工业和艺术创作的产出,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然中生长出的东西."譬如,花朵显突入开放中. f (930)而且其次,从认识论上看,解蔽或用希腊语表示 $\alpha\lambda\eta\theta\epsilon\tau\alpha$,即真理,是把存在者从遮蔽状态中取出来而让人在其无蔽(揭示状态)中来看.而"真理"在海德格尔绝非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真理——判断同它的对象的符合,而是有其独特的规定."是真'等于说'是进行揭示的'.而且把真理'定义'为揭示状态和进行揭示的存在,也并非单纯的字解释.我们本来就习惯于把此在的某些行为举止称为'真实的',上述定义就出自此在的这些'真实的行为举止'的分析.真在这种进行揭示的存在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揭示活动本身的生存论基础首先指出了最原始的的真理现象. f (252-253 存在与时间)因此"在 $\alpha\lambda\eta\theta\epsilon\tau\alpha$ 即真理的发生领域"说的就是作为解蔽的技术或者说技术的本真的意义,首先应当在"此在的展开状态",即人的本真的生命状态或生存方式上被理解,技术活动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展开状态是此在的一种本质的存在方式.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 f (260)而不是象现在人们所从事的,使技术服务于形而上学思维中的作为主体的人,这是形而上学造成的过错.这样,技术在海德格尔这里就多于技术发明(在形式上它也是有可能变为现实,从遮蔽进入无蔽),多于基于因果性的工具性的东西(当然他也承认技术发明是技术本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两个方面有所侧重的强调了技术之本质以何种方式应与自然物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相适合,从而与其自身本质相适合,而不是同义反复的故做姿态."在引发的四种方式的领域中包含着目的和手段,包含着工具性的东西.工具性的东西被看作技术的基本特征.倘我们逐步逐步地追问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根本上是什么,我们就达到了解蔽那里. f 因此本原的技术或者说真正的技术根本上并不对人构成危险,本质上它是技术的安身立命之地,是技术的真正归宿(因而也是现代技术的归路).

通过上面对二人的关于技术本质的分析不难看出,海德格尔是从具体技术的产生上或者说从发明的角度为技术寻找形而上学的根据,从而为技术哲学奠基.技术源于理念,并最终实现了与物自体

8,9,10,13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885,932,930,931
11 12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0. 252-253,260

8

的相遇.而海德格尔则是从人与技术的关系上考察技术,从而要求技术处于其本质之中——保持自

然与人的自由.技术的本质多于技术发明本身,而是世界处于本真状态,特别是人保持本真的生存状态下的事物的自身显示.因此德韶尔在讲到海德格尔所说的遮蔽状态的存在就是他所界定的"预先存在的解决方案","去解蔽即去找到,去发现,去显现"时我们有必要思考他是否理解了海德格尔的真正意图."产出,解蔽,真理事件在海德格尔的语言中表明的是技术发明的独特性,技术的解决方案不能随意编造,而是源于遮蔽的预定形式,潜在的存在.显然,德韶尔只认识到了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第一层规定,由遮蔽进入无蔽或者说技术发明,这也是二人共同地方.但对海德格尔来说,对技术的第二层规定更重要或更根本,即本真的技术应是在人保持本真的生存状态下的事物的自身显示.对于这两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二人关于技术发明的过程是相同的,都是"解蔽"的过程即从遮蔽进入无蔽,或用德韶尔的话说是由可能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不同的是被"解蔽"出的内容,海德格尔强调技术的东西必须适合自然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因而也就是适合技术的本质),然而"适合"在这里绝没有服务与人的目的特别是形而上学的作为主体的人的目的的意思,相反这恰恰是海德格尔要批判的.德韶尔虽然也认为技术的形式(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或者说技术的本质是已存在的或预先决定好的,因而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使什么样的可能的技术变为现实的技术,即对技术方案的选择是以人为目的的,即德韶尔强调的技术本质的"目的性导向".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德韶尔的关于技术本质的思想只能属于流行的观点,即工具性的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在对技术本质的刻画中,人的地位也在各自的技术理论中显现出来了.海德格尔在谈到现代技术之本质——"座架"何以能够涉及到人类行为,他讲,"我们又要问:这种解蔽是在一切人类行为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的吗?不是,但它也不是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海德格尔在问及这个问题时显然是以前文对"座架"之产生的必然性为前提的.因此在这里海德格尔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技术之所以发展成为现代技术有其思想史的根源(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因而有其历史必然性,非人力可为,即人的作用之相对于技术之强力及其与之相共生的形而上学之统治的渺小(与乐观主义相反).另一方面,与悲观主义不同,他还要督促人们的认识到人的本质的自由状态;即归于命运,自觉地倾听命运的召唤,从奴隶的状态下挣脱出来,观入人的本质,从而获得救渡.而德韶尔却把它看作是自己思想的注释.原因很简单,前面我们在谈到技术发明时已提到,人在德韶尔那里只充当媒介的作用,不是真正的创造者.这样从字面上看来,德韶尔对海德格尔的评论是言之有理的,实质却大相径庭.德韶尔这样评论海德格尔的上面那句话:"这在他的界限内是正确的,并且在发明过程的分析中已知道了.我们知道,人特别是发明者,技术的创造者追随精神命令,在'先验领域'工作,不是随意地创造."

4 相同的关系,不同的解析

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德韶尔谈到的第三点思想是关于现代技术与以往技术的关系,也是二人思想的第三个分歧点.海德格尔认为古代技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古代技术就是原本或本质的技术)并不对人构成危险,然而在现代技术那里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技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解蔽方式,封锁了其它一切可能的一种极端形式的解蔽.这种极端形式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促逼着自然,使自然成为能量的储备库;此种促逼也促逼着人,使人按照它的要求从事一切活动.也就是说技术海德格尔这里,现在已成长成为一种强势.这种力量不仅统治了作为人的活动对象的自然,而且统治了作为世界主体的人本身,甚至物的对象属性和人之为人的属性都泯灭为无差别的,无意义的持存物.对这种促逼,海德格尔定义为座架,"现在,我们以"座架"(Ge-stell)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

14 16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355, 362

15 17 18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 941, 941, 943

批注 [21]: 这部分以上一部分

两人关于技术本质的不同观点,对相同的几个关系上的分歧比较,可以直接按德韶尔的看法展开二人的观点比较,但应再概括简练些,特别是第一个关系.先用一个简短的导语提出三个关系,然后一一比较.可加三个小标题(如文上所加).

9

样的一种座架,就是海德格尔界定的现代技术之本质."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f座架属于解蔽之命运.解蔽之命运向来为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人往往走向一种可能性的边缘——按照技术的要求疯狂地订造,疯狂地生产的可能性.而且这种统治的疯狂是全方位的,技术因而就不仅仅是一种解蔽方式,而成为解蔽方式的全部,即人完全被技术所俘获."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存在作为技术的世界出现的时代.R现代技术在现代已上升为社会的根本现象之一,它无所不在,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情无绪地统治着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原初样态.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双重的逆转.首先,形而上学思维中的人(第一次)背弃了存在作为主体的人,从而加速了技术的现代化,技术的妖魔化(背弃),反过来,技术的现代化又促成了人的持存化(第二次背弃).这样人失去本真生存的可能性,进入到原初的无蔽状态的可能性被封锁了.而这就是危险所在.人无能反抗这危险,甚至不能思考,这种危险就成为从人的命运而来的危害.当然海德格尔也强调危险之中有蕴含着救渡的生长,他从技术之本质的两义性那里窥见了救渡之可能性的升起.

海德格尔还用古代的风车和现代的水力发电厂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根本不同.古代技术风车"没有"开发气流,即只是在气流中"摆出",而现代技术则在双重意义上作用于自然物"开发"和"摆出"."摆出"适用于古代技术,它要说明的也许是在古代技术是在自然的状态下,也就是非人力设置或构建的环境中,遵循自然进程对自然物施加影响,是人为了一定目的适应于自然法则.而侧重于"开发"的现代技术则是把自然物完全置于人为的环境(第二自然)中,通过逼迫事物改变自然进程而满足人的目的,是人使物服从于人为法则(虽然说这一法则也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的,但是人们运用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事物限制或自身进程服务于人的目的.同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现代技术不仅改变了自然物的性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人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恰如现代自然之与现代技术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存在着交互作用和位置颠倒的情况:人已由技术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变成技术的奴隶,从而落到与自然物同样的境地:作为持存物而存在."这种东西总是已经占用了人,并且这种占用是如此明确,以至于人一向只有作为如此被占用的东西才能是人.r(海德格尔,936-937)这也就是海德格尔以"座架"所命名的东西.

德韶尔不理睬海德格尔的努力,他自我陶醉:"古代不也如同现在一样驱赶马吗 现在人们抱怨这些和其它曾使人高兴万分的事情,在此之前,现实生活使人困苦不堪,忧心重重.R(360)对于德韶尔来说如果存在着对自然物的侵害的话,那么现代技术与以往技术相比,存在着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或说强度的不同,即发生的只是量的变化而非海德格尔所讲的质的变化."作为古代或现代技术人员的人如果总是在自然进程中有目的的,控制性,制造性地插手,那么人们可以同样地在海德格尔谈到'促逼'的意义上谈论'摆置'.不同的是强度,突出之处是侵害的量而非本质r(争论,358).我们说德韶尔讲,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相比造成的危害是强度上的变化是有一定的道理

的,但是他忽视了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他没有看到现代技术的许多后果根本上是不可预测的,他的乐观主义态度使他不能朝这一方向看.事实上,德韶尔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技术本质上符合人的本质,然而"技术"在德韶尔这里不仅包括古代技术而且包括现代技术,毕竟在他看来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现代技术带来的危害人的结果,不符合技术的本质,相反是技术的"异化".技术与经济的联合,才是危害的真正起因.因而德韶尔强调即使现代技术带来得危险也不是根本性的(与海德格尔针锋相对),甚至他认为起决定性的原因不是内在的,而是来源于一个它者——经济.他讲,人即使在"座架"之中仍可与之保持距离与自由,19转引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陈嘉明等著,人民出版社,2001. 187

3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 936-937

21 22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360, 358

批注 [22]: 这么用挺别扭.另

外,比较中不要轻易地贬褒两

人.

10

他可以作为发明者进行选择,决定什么样的技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为现实.他遵循一定的企业标准,但也可以为企业制定标准,当然标准的制定也要服从一定的客观标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是从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中导出这一观点的.虽然他处处引用海德格尔的原话为自己注解,并且认为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不同于以往的形而上学传统中的自由,我们还是不得不怀疑其理解的正确性(上面在谈到人的地位问题时已表明海德格尔的"自由"是拯救的自由,是人的本质上的自由状态,这里不再赘述.).

持存物与对象的关系.海德格尔对持存物的界定成了德韶尔批判的第四个关节点."对象和持存物之间的区别,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意义上的一个变种,这表明了技术产品的本质特征,它不具有独立的本质.德韶尔对海德格尔这一思想观点的注释,我们乍一看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仔细阅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足.他认为海德格尔所讲的人作为持存物而生存,用简单地词说,人是被上帝的创世精神引导,呼唤,去生产,去制造.而自然物作为持存物讲的是,技术制造必须基于自然物以自然规律为基础,以获得的知识为基础,生产技术对象.在这里德韶尔又强调了他的技术理念思想,人的媒介作用及其技术的自然规律性特征.而海德格尔是这样定义持存的:"这种东西处处被订造而立即到场,而且是为了本身能为进一步订造所订造而到场.如此这般被订造的东西具有特有的状况,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持存(Bestand).如此作为持存物的人和物甚至失去了对象的性质,其位置比对象更惨.它已没有任何实在意义,仅仅作为名称存在."持存'一词眼下进入了一个名称的地位上,它所标识的,无非是为促逼着的解蔽所涉及的一切东西的在场方式.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关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是海德格尔与德韶尔的第五个分歧点.海德格尔看到了现代科学在时间上先于现代技术,并且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科学.他仍然强调不仅现代科学而且现代艺术,宗教,政治都服从现代技术的支配,是技术的附属物.在《诗人何为》当中的一句话非常精辟:"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是技术的随从.海德格尔讲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他强调现代技术之本质"座架",势力之强,危害之大已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整个领域,甚至为它所利用的科学也在其中.第二,他突出技术在思想史上的优先地位.技术之为技术的东西或者说传统的形而上学对世界的"技术型"解释由来已久,只是到现在才展现为现代技术这一历史形态.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而科学通常被认为是从古老的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对历史学的时代计算来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开端在17世纪.而动力技术则是在18世纪后半叶才发展起来的.不过,对历史学的论断来说晚出的现代技术,从在其中

起支配作用的本质来说则是历史上早先的东西。r德韶尔不赞成海德格尔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所做的“颠倒”,认为他是外行,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有此错误的判断。

德韶尔指出海德格尔的两个判断前提是错误的:一是“作为能量储备器的自然”。德韶尔认为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是把有能量的物体排除在自然之外的。二是,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他讲,精确自然科学确实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局限性,但不是“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德韶尔下此结论时,显然未从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和意图来考察,而是就事论事的作出判断,不论其最终思想如何,就这种做法而言,本人不敢苟同。]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德韶尔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分歧方面,同时也是德韶尔在《关于技术的讨论》中(第五章第二节)讲到的并对之持否定态度的方面(这也是德韶尔对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的主要倾向)和二者思想的主要可比较之处。同时,我们应指明德韶尔对海德格尔并不是全盘否定,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观点被德韶尔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来考察,不管怎么说,是以肯定海德格尔技

1 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360

2,3,4,5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 935,935,429,940

批注 [23]: 这段可先讲海德格尔的定义,关于持存与对象关系的看法,做个简明的解读。

再讲德韶尔的观点,二人分歧何在 不要轻易说谁对谁错。

批注 [24]: 谁讲

批注 [25]: 最后从上述比较中引出两人对技术的社会后果与前景所持的不同态度,做个概括的比较。最后可写如下的话: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是他对这些关系独出心裁剖析的自然引伸。而德韶尔对技术的乐观态度,也是基于他的技术本质观和这些关系分析的结果。海德格尔批判性透视出技术的危险,虽然近于极端,但并不悲观。而德韶尔乐观地看待技术的前景,尽管对技术的辩护不遗余力,却并不盲目。

11

术思想的独特价值为前提的。K·图赫尔评论说:“德韶尔肯定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于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己关于技术的思想,德韶尔完全认识到海德格尔避免了其他哲学家的错误,把技术仅仅看作工具,完成不同价值预定的目标的手段。他认为当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讨论技术问题时,他们在同一条道路上进行——技术多于手段。rK·图赫尔的这段话,也表明了二者的共同的长处,主张技术多于手段(对于德韶尔主要是从技术伦理价值的方面而言,而非从目的性来说的)。还要附加说明的一点是,德韶尔显然也受到了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新哲学(生活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的影响。1959年出版的《普罗米修斯与世界的非完美性》,是他受此影响在技

术哲学方面的表现,本书探讨了技术的界限(或局限性)及其哲学史上关于世界不完美的根源,最终导向了神学.技术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它不是艺术,诗歌本身,伦理,美学和人文科学与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普罗米修斯是偷听者,偷看者,非真正的创造者,是不完全圣明的神.上帝才是真正的创世者,创造者,在上帝那里能找到技术所不及的一切.耐人寻味的是,当德韶尔从技术的乐观主义态度"转向"去反思技术的局限性之后不久,海德格尔于1962年在《技术与转向》一书中,对"技术的追问"也做了一个补充性的"转向",从对技术的批判与质疑态度"转向"去追索技术对危险的解救力.两位人物的技术思想的不同哲学基础使他们分道扬镳,而从不同方向的"转向"却使基于工程科学与基于人文主义"两种文化"传统的技术哲学开始会合了.

参考文献:

- 1,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12.
- 2,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2000.9.
- 3,(德)冈特·绍伊博尔德著,《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
- 4,(德)F 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5,(美)卡尔 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出版社,1999.
- 6,(法)让-伊夫 戈菲,技术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
- 7,(荷)E·舒尔曼著,《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6.10.
- 8,Christoph Hubig (Hrsg.),2000,Nachdenken Über Technik:die klassiker der Technik,philosophie, Berlin:Sigma.
- 9,Streit um die Technik, Friedrich Dessauer, Verlag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56
- 10,Friedrich Dessauer. Prometheus und die Weltübel[M].Frankfurt 1959.
- 11,Klaus Tüchel, Die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bei Friedrich Dessauer,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64
- 1 Klaus Tüchel ,Die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bei Friedrich Dessauer ,Josef Knecht ,Frankfurt ,1964. 90